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松隱集卷三十

宋 曹勛 撰

記

淨慈創塑五百羅漢記

臨安都會實據形勝東連巨浸揖溟渤之空濶西接天
目孕山乳之宏秀面朝背負勢兼吳越覆壓千里利盡
南服而湖山在其右一水練靜名岫環疊平碧十餘里
旁岸皆僧坊寶社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實居其首在

錢氏時為永明寺慈化定慧師道潛居之潛有行業一時推重嘗請於忠懿王求塔下金銅羅漢像會王曾夢十六大士從師而行密符請意因如其求歸於精舍是知多士一旦高臨於風烟之上者光景固肇於此矣是後智覺壽禪師相繼住持作宗鏡錄等數萬言為衲子指南至聖朝神宗皇帝以圓照禪師宗本大通禪師善本相繼法席英風義槩聲徹上都詔對殿中名動海內叢林之盛號為南山之冠建炎初寺遭回祿基址但存

緇褐蕭然遂為荆榛之地住山者第辦粥飯已為能事
無復有一毫興建意紹興初翠華巡幸暫駐此邦士大
夫往往感念懷昔訪尋曩所咸欲稍復舊觀日以為念
會有薦湖州佛智大師道容住持衆悅請之容既至創
闢堂宇挂塔禪徒魚鼓聲聞一新其塏又念昔金銅像
夢應殊勝且無礙神通有不思議力乃勞心募化罔憚
寒暑能者効勤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以至行
商坐賈田間著姓破慳捨有整平故基創建五伯大士

釋迦中尊金碧相鮮丹雘有度行列拱對環向序居蕭
散契方廣之名莊嚴等石橋之勝棖題煥麗繞以重楹
應拱之相覺顏間俱有喜色逮及寶幢花幡帳坐供器
凡作佛事者靡不畢舉鳩工于癸酉之夏落成于戊寅
之春訖歲五周始即厥緒四方觀者莫不贊歎規制雄
偉像與法稱大江而南得未曾有宜為行都道場之冠
塑者一僧事竟即化原夫涅槃經義謂昔五伯商人採
寶出海值千盜攘去併剗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

人有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
商且行且捨至大林精舍佛為說法各證阿羅漢果蓋
其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
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回向正
念具大神通成就一切者時勸化有承宣使王公繼光
勸化一時心存諸佛凡善緣所在無不導衆心而稱首
故茲勝事助緣最于他人自治木塑造裝褫脩供莫不
身親惟興隆之意豈昔因中於儼然未散處自有一種

法性不然何歸依嚮道之切也佛智嘗謂子曰物之成
毀率繫人念之善惡彼念之不善則寺之殿宇山立嶽
峙蔽虧日月者可使灰飛煙滅掃地無餘至念之善者
慷慨欲復則瓦礫之場化為蓮宇荒穢弗治倏爾金碧
不疾而速日就有成其于生滅成壞變現湏臾於其中
間雖亦何有然所以為不滅計者畢竟不在念外也若
止於觀感而化自一鄉至一國被於天下後世其利益
可勝言哉心法悉繫於心明矣佛智履踐端粹皆在正

受攝相歸性信於諸方屢求文於予乃撫寺廢興羅漢
因果檀那資助佛智竭力及撙費千萬餘緡叙為梗槩
俾覽者具詳衆事於予文施誠不唐捐紹興二十九年
己卯正月上元日記

天竺薦福寺懺主遵式勅賜師號塔名記

紹興三十年七月某日有勅以天竺時思薦福寺故住
持傳天台教觀僧慈雲法寶大師遵式謚懺主禪慧大
法師塔曰瑞光一衆望闕祇承明命天下衲子贊歎異

恩得未曾有誠山林芻蕘不世之遇維砥礪名節端委
立朝鉅德崇勲暴耀一時未有百歲而後際會若斯之
隆也嘗謂佛者非特示其徒草衣木食從事枯槁蹈虎
狼之區與物外為友而已蓋將使脩身八戒傳持三學
續佛慧命作新人天若但守赤軸梵唄冥行愚接不造
諸佛境界亦非其徒也惟師苦身滅性死心忘生夙於
賢劫會中尚志而出遂與天子宰相講論至要廓然大
觀以已之天開人之天騫然高舉出於其類而拔其萃

一意願力鋪張宗乘修六度備萬行止作觀以明空幻
之法俾本性靈承安靜無住又行道之地每爇炭燃鐵
寘殿四隅晝夜經行以指抹鐵十指存三乘痛烟起示
無生法忍俾學空寂者得真法供養以是不愛軀命顧
肯求嘉號夸示後世耶然利於時用者道必廣化導既
深者譽益崇雖厯塵劫聲跡愈著是宜為聖主覽文知
名即名增謚顯題塔號以榮其終光昭異數用詔方來
虛空有盡師名無盡則斯事也可得無書乎師五世孫

子琳不忘夙授霑飫甚深見索鄙文叙致本始若世功
實行則有曲記疏其詳茲文之載直書聖主所以褒揚
高世之士誘掖案中有識有情咸飭衆善自爾千百載
下凜凜然增嚴霜烈日之操矣可不尚歟

六和塔記

大宋臨安府重建
月輪山青寧院塔

嘗謂天下之事利害相若惟能因利以除害則利斯得
而害乃去錢塘昔號都會既天子建翠鳳之旗為駐蹕
之地可謂據東南天設之險而浙江介于吳越一畫一

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虎駭而龍怒猛如山立歛如電轉掠堤突岸摧陷莫測甚至於捲民廬舍衝壞田畝為臨安之患久矣雖智者造謀巧者述之莫能禦也故洶然獨起殊百川之進退昔人嘗以為言又謂浙者折也以潮之出海屈折而倒流其地形蟠吳挾越夾羣山而中來折入既深激而成閘夫以天設之險為東南之固可謂利矣而其奔濤巨浪民不奠居則害可勝言哉冥冥中果有神物典司其事錢氏有吳越時

曾以萬弩射潮頭終不能卻其勢後有僧智覺禪師延
壽同僧統贊寧創建斯塔用以為鎮相傳自爾潮習故
道邊江石岸無衝墊之失緣堤居民無驚溺之虞聞者
德之而武林郡民日由之而不以為德宣和三襍塔與
寺為寇盜所藝赤地無餘自是潮復為患歲加一歲或
疾浪澎湃舞潛蛟躍鰕鱸以至巨浸怒沫傾刻間擣隄
壞屋侵附江之陸數十百丈民雖實苦其害然迄無以
措手紹興歲在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制其害者在廷

之臣首以興復斯塔為請詔賜可下有司計度意將官
給金幣庀工治材而都下守臣擇可主持斯事得僧智
曇蔬食布衣戒行精潔道業堅固可任以幹緣乃縷陳
埽石土木方隅廣袤所以復塔之意曇口諾心然願以
身任其勞仍不以絲毫出於官請得募民衆畢茲勝事
都守即日命住持是院曇自被命如大檀越和義郡王
楊某率先衆力出俸資助又居士董仲永以家之器用
衣物咸捨以供費先造僧寮庫司水陸堂藏殿安存新

衆俾來者有歸依祈求之地以致中朝蓮社聞風樂施
雲臻霧集雖遠在他路亦荷擔而來自癸酉仲春鳩工
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揭
立成數十尋跨陸俯川欄楯層繚面面閤敞寶網鳴鐸
光動山海撐空突兀已立於風烟之上外則規制壯麗
氣象雄傑日以萬衆歡喜瞻仰得未曾有內則磴道以
登環壁刊金剛經列於上下及塑五十三善知識備盡
莊嚴至於佛菩薩衆各以次位置凡所以鎮靜山川護

持法界調伏魔境者莫不賅而存焉塔興之初土石未
及百簣而潮勢雖仍洶湧浪猶暴怒已不復向來之害
編氓得袖手坐視畧無隱憂矣噫塔之利益果可以除
害如此之驗耶曇之願力緣法乃能興利如此之速耶
以故衣冠縉黃耆艾士民德曇甚深而拱手贊歎是塔
也不特鎮伏潮不為害又航于海者寅夕昏晦星月沉
象舟人未知攸濟則必向塔之方視塔中之燈光以為
指南則航海無迷津之憂是致富商大舶尤所歸向而

喜捨無難色此又塔之利也塔將圓滿寺衆以事之始
末求予文以記其實墨東人也體識深敏早受律儀持
教臨壇已踰三紀信心之士往往聆芳咀妙割縛導迷
作大方便護於羣生顧予知墨之戮力乃申利害之所
出陳上聖之憂勞紀廷臣之建言道墨之率衆與夫工
徒用度之數皆摭其實庶知不假聲勢成茲利益備諸
難事而盡未來際千百載下僧俗當共謹護以為此邦
植福豈不美哉約用工百萬緡錢二十萬云嗚呼佛以

像教開示羣生而迷妄不靈渾然莫知所謂塔之為意
蓋稽諸一體內外洞達於天人嚴持妙圓出乎物表堂
堂此塔即此佛也以是威神峙廣大之地四時有謝法
體常然屹若佛身臨以願力足能制諸外道降伏天魔
此釋迦文所以禮多寶塔也推是在人清修梵行與之
齊肩比塔高廣攝受一切則與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
有間矣予故標此若形理兼宣則自應永釋云

徑山羅漢記

徑山蘭若唐國一禪師道場先有神龍居之陰功密行
大庇其衆歲時香蒲之供殿宇之嚴或不謹於清規或
弗虔於瞻視必動以神威示以顯化緇素惴惴無不增
長善念國家歲時畢彰殊應香始在爐足未及麓而所
欲已遂矣是宜爵以真王封以美號載在明祀為一方
福田佛日杲公禪師被詔住此山四衆歸依肩摩踵至
彼上人者建化宗極益新寶刹廣大神居禪衲翔集室
中無虛日師持竹篋子為信器便門以示學徒機反于

機事復無事言下穎脫得出世間法者比比皆是寺舊
有春供羅漢一會最為勝緣而繪像經久絹素段裂丹
靨渝變不可以傳遠佛日以為言有湛然居士密已領
解獨運誠意欲別為繪事增大圖軸俾瞻之仰之悚然
信禮思得鴻筆用稱志願湛然有壻監權貨務趙伯駒
稟天潢之秀擅丹青之譽規摹人物效法顧陸或得其
游戲於一水一石必珍藏緹襲士大夫每以其難致為
恨倦於落筆厥聞四馳趙遽受湛然託後直宿務中夢

有王者傳呼入謁車騎甚整方理冠屨王已造前揖而
言曰湛然相委山中所仰須煩專精甚善以眷屬棲托
敢爾相祝將去猶遲留曰願加意趙恍惚未知所對遂
寤亟省適夢索其風貌則徑山龍君之神遇也乃滌慮
澡思頓革夙倦却去輦茹自昕及昏入不思議至忘食
息軸寫五身百軸而足莊嚴采翠微妙清淨行道入定
起坐顧瞻笑顏愕睇卻立反觀騎跨儀形升降神變道
韻清穆凝表睟澹高出塵外意蹈大方肅容諦視無不

周盡體制香雲縈拂便如會方廣中誠曠代之神品極當時之能事盡既成湛然又各製髹塗蓋鉢七筋瓶爐周以食案佐以桶洒并茶具鍋釜之屬悉備于用俾涉彌久亦供聖位嘗謂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猶曰善根况見在正念初無絲頭妄意計彼五百大士於香火冲漠之際視湛然猶此盡此器之不泯其於動靜安樂之適當無得失去來之累獲淨信驗可謂甚深湛然復謂予與佛曰曰向上法要離一切相方名諸佛然不有三身

何以示迹倘雲開天空德成於悟則證菩提於上根苟
逐物生情迷而不返則中邊俱滯于為幻盡未來際尚
何言哉非自得於性相豈易言說因相視一笑譙人曹
某拱手贊歎財法二施得未曾有撫其始末為書梗槩
後之覽者又宜知言動間物已司其作止可不念與佛
日喜廼伐石而碑之時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正月戊
寅上元日記

徑山續畫羅漢記

僕獲與今浙西路馬步軍總管趙公希遠及其兄千里
交游甚久喜其棠棣之愛鴈原之敬實士夫之儀矩兄
之拊弟弟之奉兄曰坐則坐曰食則操匕筯以食事之
細大希遠舉不先其指人謂翔二鳳于層雲詠連璧于
一時宗族歎仰又博涉書史皆妙于丹青以蕭散高邁
之氣見于毫素嘗耳其論畫寫人物動植畫家類能具
其相貌但吾輩胸次自應有一種風規俾神氣悠然韻
味清遠不為物態所拘便有佳處况吾所存無媚於世

而能合於衆情者要在悟此故二公以一圓墨舒卷萬象俱受聖知凡所落筆皆縹囊玉軸為上方珍玩僕無半辭溢美也向者千里嘗為徑山杲禪師畫五百大士百軸舉世以為榮觀備佛事伊蒲之供者寺無虛日蓋人得爭先觀之為快偶不謹回祿皆失於煨燼中所存僅三十軸抑天遣六丁下取將耶抑大士厭濁世之薰蕕欲脫迹方廣雲烟之際耶時千里已下世數年今佳持聞公禪師實嗣法大慧有詔令繼大慧法席父子接

武一音提唱道俗歸鼻龍天作禮學者輻湊惟恐其後
上聖知師道價屢召入內殿從容禪悅機緣純熟發明
大要神動天隨揚厲般若之益如水赴壑特賜慧日禪
師一時榮耀四方衲子咸知尊仰以至襲大慧之規再
建傑閣跨以飛橋樓閣門開中巖毘盧等像後具函藏
所畫阿羅漢環列護法諸天其下則水陸堂堂之西南
則為客館閣之東重建鐘樓高出雲表與橋相視亘大
羅漢閣則如左右翼棟宇宏麗輪奐炳然也聞公住持

踰五載聖上寵渥錫賚異常念莫能報國恩乃祈以本院專為祝聖壽道場尋奉俞音仍特賜寺顏為興聖萬壽禪寺免諸州場務商稅并平江府和義莊除納正稅外非時科敷悉蒙蠲免皆異恩也公又懇希遠公求補大士之闕而希遠向知被焚固密仲此願就其兄之勝緣足大士之聖位亟具繪素靡間寒暑不數月妙相梵容金碧璀璨磊落在列如聞音吐靈山一會便若儼然未散嗚呼誠心雅度妙筆神集莊嚴麗密高臨於五雲

非烟之上非昆季其志一其誠篤何以致是哉且觀此
身如夢幻能以此洗心追嚴於冥寂之際結及於冲漠
之間者顧肯沉於諸妄而圖無益之想增有生之障耶
仁者用心卒不唐捐故寺之遠近檀那歡喜修供併日
采月畧無間斷豈昆弟共茲報緣中先得神通第一者
與某比以湛然居士見委紀事在前希遠又托記於續
功德之後載欣書事筆不停綴它年覽者或亦刮摩世
習共進此道則登山臨水擲鉢杯渡處處相逢矣尚願

寺之典領與山君伽藍益加守護無縱大士有石壁崑岡之游用稱人天愛護之切時乾道癸巳季夏望日記

崇先顯孝禪院記

臣恭惟紹興皇帝執符御宇光啟中興溥博仁恩化覃無外忠厚邁周家之政勤儉越漢文之德凡所謂甚盛之舉皆見于設施其號令言動之際記注固已成書惟致養東朝前聖以承顏順色問安嘗膳極四海之奉均寒暑而不渝猶為餘事又思所以崇東朝之先以昭東

朝之孝者選去城不遠有皋亭山地極秀潤形勢朝揖
得故伽藍基址乃建刹為追嚴道院庀徙度材殿宇告成
詔有司賜以崇先顯孝禪院為額命臣作文紀其實臣
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臣聞虞舜恭己南面在宥天下
豈小信小惠孚徧之所致惟教以孝所以能化成天下
其後武王以孝稱三代顯王者其垂拱而天下治得以
繼有虞之無為亦惟達孝而已諦觀虞舜周武克底於
治仰知聖朝崇色養之化敦於變之風其得大孝為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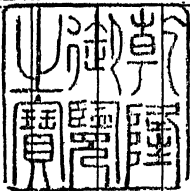
體之宗乎寺處臯亭山之陽面直北高峰左則長河深
潤右則馬目相拱山水對峙秀不可掩連絡崇岡松杉
彌亘翹鵠隱顯望之屹然實帝城之東際也上棟下宇
輦飛輪奐大自佛殿雲堂鐘樓經閣法堂寢室庫司香
積水陸藏殿官廳童行寮後架浴院困倉作屋舩坊旦
過以至前資延壽應用之所無不畢備小大楹檐凡一
百七十有四起造于紹興之辛未落成于次年壬申之
仲冬仍詔攸司俾免科敷差借不許官司指占至來歲

冬勅撥田三十餘頃歲可收米二千一百餘斛柴山桑
篠等地二千八百畝有奇可足煙爨之用又有旨賜江
下房廊土庫等九十間以其日入充僧供至是魚鼓增
煥瓶錫饒益持誦精懋行業修謹水邊林下叅學之人
緇素畢來趨向為一寶社安住為一法界遂甲杭之叢
林其徒粥飯之餘惟香爐經卷依儀行道第知追嚴資
薦罔有公幹驅馳之勞太師平樂郡王淵皇太后季弟
以疾薨始葬於寺後相繼諸韋氏與凡韋族有不幸者

皆以次序置瑩列冢初王以東朝懿戚平居習靜留意
理性創寺之始請於朝以僧文剛住持剛即為區處位
置法則名刹匠成于心授規于匠按圖分布一皆如指
寺既即叙剛以久勞告退經三易主者隆興皇帝知在
昔土木薪水之勤復命主寺事至則一衆欣然承順廣
基大厦文甍雕甍皆昔所無意雖燈籠露柱無不知識
於是益相倡率蔚為清修允彰前功再紹之驗嗚呼皇
太后所以致崇先之甚虔者則見天子事親之誠也得

顯孝之甚力者則知天子奉親之孝也推而放諸四海
生盡其養死獲其葬致熙熙然有家至戶到比屋可封
之民於崇顯之道豈不驚乎大哉至若法筵大士陞堂
一瞬說種種方便舉向上機緣妙湛靈明頓超三乘五
教之地使過去見在皆承法蔭上以祝南山之壽而萬
福攸同次以拔淨土之歸六識不昧乃至十方九有靈
虛空界入不思議妙莊嚴境則崇顯之意是宜畧見于
斯文茲得搢筆記一代之勝臣實與榮焉隆興元年歲

次癸未七月朔庚申初三日壬戌上石



松隱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隱集卷三十一至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桐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欽定四庫全書

松隱集卷二十一

宋 曹勛 撰

記

顯恩寺記

余頃以困於艱虞請祠容台州每引領鄉閭邈隔南北
慨念松楸久無洒掃計湮沒於草莽中自先君先妣而
上凡四十餘喪在焉遇晦朔節序陰晴風雨未始不北
首泣然流涕也紹興初先妣潤國丘夫人遽捐館舍繼

亡弟亡妻在殯以未得回故都且擇地卜葬俟還先塋
有日財負骨以歸因得地臨海縣真隱山之陽為寔安
以待北歸隆興初余承國恩叨居掌武以故事得於墳
側建寺度僧以昭恩紀以薦冥福遂就墳東南故顯明
寺岡阜拱揖松竹茂密相傳梁天監中馮氏所捨具名
請額於朝蒙恩以顯恩褒親禪院為名時隆興元年也
寺本律刹僧皆星居為出俸餘建方丈寢堂僧堂後架
省經衆寮及溷軒浴堂鐘樓三門善神等皆創為之并

增米田助供齋粥草其舊俗悉就清規請禪學僧主持
自本韶至師玉凡三易始得師玉能以身律衆結善知
識緣除歆去弊遠依繩式金碧其宇燦然為化城遠近
瞻敬得未曾有自爾可為往來士民祈福之地此刹最
居僻左惟罷耆宿為身辦道本分衲子常安坐三个
扳頭當一生住持者始肯少分相應况魚鼓依時油醬
俱足作一小叢林是為安隱處仍此方信嚮皆習般若
助揚宗風不致弊於流俗斯可尚焉余又闢寺西隙地

為屋二十餘楹井竈什物牀榻皆備以待省墳子孫歇
泊之所率不干寺門而側又築南牆自東直西以限牛
羊徑墳中余以經憂患最多濱於九死未應引年而致
政與兒輩卜居丹丘間來墳山樂其地必留連旬日方
歸也暇日作記用昭上恩使世世子孫知茲剝廢興所
自以無忘國家之德意云時宋乾道七年歲在辛卯七
月旦具位曹某記

仙林寺記

臨安在東南自昔號一都會建炎及紹興間三經兵燹
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復井邑繼大駕巡幸駐蹕吳會
以臨浙江之潮於是士民稍稍來歸商旅復業通衢舍
屋漸就倫序至天子建翠鳳之旗萃虎貔之旅觀闕崇
峻官舍相望日聞將相之傳呼法從之朝會貢輸相屬
梯航踵至翼翼為帝所神都矣惟是僧舍無有鐘鼓莫
聞士民時靡闕序諷唄祈福之地有僧智卿發廣大願
辦具足心布褐而衣麻麥而食出謂衆曰上聖既宅有

四海撫存八紘暨以千乘萬騎巡幸浙右可無佛宇朝
鐘暮鼓講如來妙旨為有衆之歸依則三乘既傳六用
可警乃以平日所講學談真空論真諦喻幻質涉幻事
不有戒經莫傳正受奢摩他門當為依怙尸波羅密可
證師資超契律儀是親近處力陳詳說俾善性觀妙者
無不心悅誠服因草立舍宇四教獲存如谷答響不墜
於淵深於是梵侶德徒日相諮扣又念必立法筵乃揚
教迹方袍之士足可攝受有右武大夫蔡通捨地一段

及御帶楊公恕大夫司邦憲等諸大檀那皆裒長財積
土木穀擊肩摩水航陸聚雲臻霧委莫可數計不約而
集凡心許意諾者各出力以營建悉心於督護自紹興
十有三年創為三門佛殿藥師殿法堂佛閣戒壇寢室
方丈僧堂厨庫廊廡鐘樓磨坊病院選僧浴廁無一不
備以昔之榛葦之地易而為化城之所洒甘露而徧十
方居法衆而與世等以至墻垣溝井鐘磬魚鼓畧相隱
境無不給以受用身土交泰融乎一妙巍然東際輦飛

輪奐為行都僧坊第一至紹興三十年落成上憫其勞
出於一力特賜仙林慈恩普濟教寺額以寵之仍勅智
卿令住持傳教師又謂江表僧尼惟受具足律儀未圓
菩薩大戒甚非全律欲營方壇遇聖節生辰普為僧尼
增圓戒以開度疏奏上加賜壇名曰隆興萬善大乘戒
壇未及匠師示圖寂其上足復欲成就師之前績妙
究故圖力裒衆施鳩工營立增大本願方壇克成畧無
遺恨仰以祝無量壽則壽齊天地俯以答常寂光則光

融法界豈不驚乎大哉智卿中山人母孕師夢採白蓮
執持而寤生既茂異長尤疏通神清體愉氣和志遠在
搃角見僧即合掌敬待不如輩辛惟喜簡素父母不能
制令禮本州仙林寺僧德果為師十六歲落髮授蓮經
七萬餘言不旬浹能暗誦又喜叅訪名師頓悟宗乘了
明諸教後渡江抵臨安值緣教焚如僧至無屋可居師
又謂教有四宗而三宗盛行惟慈恩將墜不復流布乃
制行孤絕日燃香三炷過中而食三衣惟布人不堪其

苦又募緣開版兼廣慈恩及諸宗乘疏抄一宗皆得圓
信師之於寺宇作大道場門門戶戶鏡鏡影影縑素瞻
敬莫不歎其希有遂即講說教典法性因緣六凡四聖
開曉衆知罔有鈍根不領之觀梵侶奔轅日倍一日幘
幘之比高廣鮮煥冬溫夏涼什物無一不新凡受誨者
得大摠持指導身心隨所俱利方且一錫一鉢得安養
燕坐遽爾順寂四衆所以無不悲戀也則師之於仙林
可謂始終如一矣寺門託記其事得原始要終又久知

二公圖慮相成其志足為世標的深嘉其用心而樂為之書雖老病勸于筆墨亦勉以隨喜云

清隱菴記

僕守官臨安抗塵走俗殊為勸游雖有湖山公冗見驅不能極曠覽之適常慊然於懷思得閒靜處與道人衲子輩或圍坐談笑或攜筇細履開眼得林泉之勝坐卧有雲霞之氣蕭然徜徉不知老之將至偶去城一水獲德清下渚湖中小山約五十餘畝因栽柳岸峙松簷植

竹塢作屋數椽俾前住何山祖純居之復能增眠雲釣
月之區廣捫腹步武之地每梅雨霏空斷霞照晚清風
拂衣白月在波樵歌漁唱連發於煙雲之中輕帆短棹
往來於菰蒲之末至若中霄月好微瀾不興湛若琉璃
碧浸百里不知身世在塵埃間也雖孤山擅武林之名
校之似不我過噫物外佳游孰能以智力窮惟有志於
物外者方得之因榜為清隱以識僕素心復直書其事
以示純純曰非風塵表人不知塵外之樂非塵外之士

曷可居焉此菴不處要塗不涉塵境在游方之外當與
松喬世同靜友令我與公豈不優哉然任風節喜韜晦
者固勿使知因相與一笑時乾道改元季春上澣具位
記

和州修城記

長淮之南山水平曠當承平時民物阜繁魚鹽之利甲
於他路而守其土者狃於故常初不以城郭為意狐狸
穴其下商賈經其上無設險之固失百雉之規歷年已

久晏如也建炎間經兵燼之後益無疆理民散而之四方郡刺史視所治同逆旅不顧遠圖苟偷一時閱歲月則去致民不奠居官無善政絕有司之貢賦以供公上惟官府之省廢墟落闌闌吁可歎也隆興初天子以淮東州郡外為邊陲謂合營建郭郭保有吾民城池既立則鑿井耕田稼穡以時資其賦入用敷錫於黎庶兩路土疆可坐而定雖前此守臣經一旦之變不死於陣天子亦以任其罪者非特州郡之吏失職乃一切貸其不

守而推恩死節褒賞非命斷然謂城郭不立器械不具
戍兵無屯泊之地百姓失經常之業則何以責其一旦
之罪此城郭所以必立也歲在乾道戊子上海臣舜舉
訓諭曰和州為漢唐時佳郡自再經向來辛巳甲申之
擾堡障不固山川陵夷使淮民無生生之理江淮失捍
禦之衛可遣馬司官兵即其基址興版築之功嚴為經
理俾吏民安業以備非常於是誕將天威遣發軍士纔
六千人令許贊統率及主計提振躬晨夕之役以是年

仲春起功訖庚寅初夏崇墉雲峙下臨江淮高濶隱然
環其封畛光景不耀山川含滋跂視眈眈真可肅遏亂
畧矣城之周圍凡三千步有奇水陸十門順民出入樓
櫓相望得金湯之勢至守禦之具亦槩存焉一不資民
力一不求大農凡厥大費大勞而兵衆効力咸懋乃績
者皆聖神經遠之畫保圉安民恃以不恐而有公私皆
濟之利既落成奏功於上賜錢三十萬犒師徒畚鍤之
勤軍士驩呼仰承德音郡太守胡昉張椿或謀其前或

力於後宏規遠畧各既乃心無不曲當噫自古城郭之
修皆壯都會而保聚生齒多厯年所亦不至陵夷圯壞
者豈皆堅深也惟在人以將之則陴障之限似非所急
第後世無其具以禦患乏其材以為守秦法制而圖其
存失人民而保空壘人無智名勇功惟利祿之趨致皇
武不竦云何憑倚尤可興嘆此文王城朔方而先得南
仲宣王城東方而必起仲山甫者蓋以此也方上聖擴
孝德以治天下恢仁政以撫海內監二臣而作命睦鄰

休士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保乂王室底於嘉靖長淮列城豈不幸歟於是拜手稽首直書其畧用以對揚天子之休命

戰場立經幢記

佛以三身調御萬行周圓悲智會融解脫生死有經呪之勝妙期超度之廣博生者則驅八萬四千之塵勞成就一切死者則拔濟銷隕於苦趣上生淨方願力宏深作大方便比以戰士荷戈被甲喪於白刃皆憂君憂國

之人長夜無歸漠然何托忠魂義魄月慘風淒有湛然居士表率衆志建幢五所刻佛經呪廣薦亡歿雖非唇吻聲音之所出既標於幢則日月照明皆乘佛光也風雨所及皆聞佛音也資大光明乘大威德普薰有截拯救無量冥行幽滯有知無知以至畜生餓鬼地獄輪迴皆獲正受昏蒙者昭洗沉累者升舉與天地相終始寒暑相往來有形有盡此幢無盡無盡可盡此願不盡亡者以無盡之惠至未來際常得受用經云摧邪建正名

曰寶幢况一字含萬法一音耳幽顯汪洋溥博當處現
前非居士以十波羅密為心何能利益生死充滿法界
良緣最勝莫顯於斯曹某為記於後式紀其實

淨嚴僧田記

嘗謂諸福田中真法供養是最勝之緣故寶髻長者施
飲食為第一至香積如來以鉢飯徧十方善財瞻仰為
甘露之味因知可資以不退轉者賴食為天儻學佛之
流皆欲山棲谷隱食草木之實世之五穀悉屏去而不

用然後謂之不與世相雜名為苦行苦則苦矣其如身
何今遵佛之約不肉食而蔬不過午而食斯規甚至必
使一切屏去可食之物其不餒而死幾希尚何佛之可
學也是以世尊嘗乞食於舍衛城中食已而後說法則
食者誠用以養身而求至夫道也故曰為成道果應受
此食是二時之供可不間以鮮美哉長老了居既買田
歲度一僧善利已博又募信心檀那別置田三百二十
畝為供僧換堂琬食之用甚矣有意欲人至於道也蓄

如是田供如是僧因如是食辦如是道當有發真悟頓
得正法眼為人天所嚮豈不本於安禪養道之具哉則
居公用心端有驗於此雖然天下之事成之甚難而壞
亦甚易茲田既資衆力可謂難矣余恐後之繼者或耕
耘不至而無秋成之望收視不謹而有侵漁之失用度
不節乃多費損之耗以至歲月寢久乖住持之方乾沒
於庸人則前功廢而後善絕可不深戒故余併記亦居
公之志也居嗣法徑山大慧杲禪師當大慧間闕在外

時居能隨以奉事勤苦困躓罔有愆憚相與終始不失
師弟子禮其強忍堅固不背本如此今置田為度僧供
僧之計利益後來誠足嘉尚若其所行所志叢林中眼
目高者讀斯文則抑有所宗矣

淨嚴度僧記

釋迦如來成等正覺隨宜設化說法度人初度則阿若
憍陳如最後度則須跋陀羅所應度者亦皆得度猶說
遺教經以告諸比丘垂於無窮雖滅度後教法具存如

佛在世則知佛之出也本於度人至於遺教之設直欲精嚴其戒行防閑其非僻爾是經之傳俾後世或見或聞皆有所宗仰由是凡學出世法落髮披緇依瞻佛日者率稱遺教弟子如一燈之明可至於百千萬燈無有窮盡實自是發之佛欲度人之心可謂至切知省董公以勤勞之節入侍幃幄積有歲年每肩一心克辦衆事號謹信之臣而又了知苦空信向般若既著嘉蹟擢登省庭例賜功德院額為淨嚴禪院延請僧了居居之居者

德飽叅為叢林規則公沒之後精專恪守有加於昔傳
道之外復徧募信施買田百畝約每歲所收度僧以續
佛事可謂得遺教之旨矣自非董公有知人之明於前
居公能不負所知於後何以至是某告老寓居天台林
泉間淨嚴專使求文以紀其實乃為述遺教之意備告
之誠使得度者以此為心則無戒行之失它日繼居者
以此為心則有歲增之員是得度與度人一舉兩得也
以此仰祝聖壽當千萬年常見流通以此廣祝聖之眾

必歷塵沙劫名其實在其為廣大詎可算數惟後人守之勿墜厥旨

重修桐柏山崇道觀記

天台山之右曰桐柏自地距洞門幾十里始至其上重複輿區別為寶所四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仙翁初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像以安羽流玉霄峯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

南下四時落巖浩垂天紳居人行客彌望不極故真誥
謂越之桐柏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主領以會
羣仙固非尋常山川惟龍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
九扉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
非棲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煙霞間僕比丐閑稅鞅
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閱五代至今無不損弊而象
設蒙漏往往渝剥欲力為勸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
端道副正厲永年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

幸獨葆璋願竭力任土木之役罔敢懈忽於是六七年
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太師和王楊公并其子敷文
閣待制俱泊僕悉出俸錢擴殿廊基各增濶丈餘創為
高廣顯闢修廊又摹古石本繪度人經像於壁改造三
境正殿及命工裝彩棟宇俾之輪奐其像失天人之容
者則易塑晬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齋堂為鉅
甍可容千衆并敞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撤去外戶倣
中都上清之制宏啟三門塑龍虎君率極雄傑展立櫺

星門以拱眈眈之勢覺青嵯丹壑松竹蔥蒨隱居道師
悉蘊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經出私
錢建藏并殿由是內外堂宇皆備凡良材麗文石五金
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土於上及諸彩繪等約費千
萬崇厦屹紫翹鳩相直如出於浮空紫翠之中粲然一
新真九清仙聖之攸居萬靈威神之所御嚴嚴翼翼
飛閣耀化成中天來居來游者昏道念超勝殆若靈仙
飛化無不懷凌虛靖一之志遂可日與清衆升殿香火

仰祝天子萬壽為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一山
淨友觀感而化以勝增善平日慵惰嗜食之徒皆磨礪
淬礪期合於真游泳道德率皆脩整得慈儉三寶之益
問其教則精勤持誦皆不踰矩入於堂則戒臘有序無
語相奪倫與之則氣貌清潔深入仙宗其於負荷至要
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新宮之文而山卿有不可無辭
以言其詳也僕晚暮之景得相與成茲勝事因為原本
極始叙得人任職比舊修創增易之難刻於堅珉以示

將來葆璋常曰剗心瀝膽每無忘於興造有日矣然未
遇知音果上真垂憐肯助此功而成者以桐柏在浙東
最號名觀扶晨暉霄緋山降九清之駕辟非素景首陽
策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人每為均逸提領之所
又閩廣湖湘多取便道車馬游訪項背相屬賓從棲止
視餘處為尤煩詎可隘陋徒示虛無且復吾教惟言清
淨淡泊非有死生福禍為警世資取之方獨有際遇賢
智心規亮清始可求建易興作覲接續真境弗墜厥績

所以倍難於時也噫不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
役土木載新靜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賢
於坐視以待其廢墮哉後之繼者儻不忘前人之功俾
道衆晨夕瞻禮安於寢息而保希天之樂亦始事者之
幸必不獲譴於洞天福地矣尚監於茲僕停鞅方外野
鶴閒雲蘿月松風放意身世寄言蕪類且勸方來爾其
諸梗槩覽者當有得於斯文乾道四年歲次戊子清明

日記

松隱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松隱集卷三十二

宋 曹勛 撰

題跋

恭題太上皇帝賜御製御書翰墨志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端命穆清化周綿
宇盡無窮之能事覆有截而研幾物之不齊固蘊萬變
道合至妙會以一心或於話言宜付以笑談或於翰墨
必詔以可否莫傳於世肆筆成書彰盛旦之嘉言重帝

王之懿德法宮多暇明窓淨几四方萬情時一志之不
愛珠玉不邇聲色乃獨並寒儒刻意聖學不滯古制不
拘令為惟斷以嚮善悉歸雅正質文相濟為一代格言
題曰翰墨志又特灑宸翰書以賜臣顧無顯績獲茲假
寵不敢徒藏私室謹拜手稽首勒諸石用廣堯文之煥
以永下臣之榮

恭題太上皇帝御書史實

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中澣日有旨以御書史漢事實賜

臣曹勛寶章奎畫焜燿天壤豈以臣羈紲之舊特被以
不世之遇俾為非常之恩顧臣草芥何可負荷恭惟皇
帝陛下聰明濬哲撫寧函夏崇儒憲古茂建丕圖謂懿
則嘉言流風善政有補治道者肆筆成書妙奎光壁彩
之神極龍蟠鳳翥之勢儲思淵默作之君師於皇偉哉
用以詔天下後世臣一介疎遠無文以形容聖謨神藻
之懿然叨榮過重撫已懷慚命工刊石上以廣緝熙之
光明次以賁子孫於奕世

恭題太上皇帝賜真草宸翰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早以神武撫寧寰
區恢淵默而宅衷擴易簡而敷化體元抱一將聖多能
考八法之楷模畧為典則該二王之秀勁冠以風神高
攬前蹤擅場百代暇日伏蒙聖恩念臣羈紲之舊特以
真草御書為賜捧拜零藻仰奉堯文豈應雲漢之章俯
降蓬茅之室謹摹宸翰刻於翠珉用為子孫之傳期答
崇深之貺

恭題今上皇帝賜御書阿房宮賦

臣聞有心法有書法心法見於所書之文書法見於字
畫之際恭惟皇帝陛下挺生知之聖躬天縱之能萬機
餘閒不以聲色為娛珍玩為好惟留神翰墨恬養天和
所書之文必聖賢格言所作之字備古今衆體宸奎藻
麗與雷霆風雲同變化之用豈特以翔鸞翥鳳下與鍾
王輩較能於位置點畫間哉今書杜牧賦聖意所寓尤
邃於興寄蓋欲敦舜禹之儉監亡秦之侈以安養斯民

混一區宇為心非止游戲筆墨三昧而已臣實何人乃
獲斯寵拜賜榮耀部屋亦光感幸之情無以自見謹昧
死拜手稽首贊述於右復鏡琬琰傳示子孫垂諸無窮
以無忘聖明之休命

恭題今上皇帝御書和韻

臣草茅一介備位掌武獲於清閒之燕得奉咫尺之顏
仰見英睿聖武深仁厚澤問安視膳孝通神明戡難守
成信貫金石同堯仁而遐覆廓舜德以比隆蓋學究天

人性鄙珍異機暇惟親翰墨製述寶章至屈俯同之尊
成賡載之美辭備雅正則金聲玉振之文也書具真草
則龍翔鳳翥之勢也焜耀今昔砥礪臣工臣內惟非才
曷副錫與兼得之渥身榮心愧詎敢私藏恭勒於石用
訓子子孫孫俾永膺龍光不忘忠赤

恭題今上皇帝賜和韻鷓鴣天詞

恭惟今上皇帝以舜之孝績禹之功撫寰寓以同文馭
佳兵以戢武溥率既若翰墨惟新每觀妙於古先即凝

神於物表聿符元覽裒對衆真小臣陪班蕪詞輒貢荷
上聖不間於草芥賁宸章亟就於笑談屈體俯同垂情
寵答辭擴一時之勝特字兼八法之邃嚴惟是隆恩遂
忘疵賤謹刊諸石用永於家庶彰厚下之天心少伸報
上之臣節

代張太尉跋御書萬卷堂

恭惟皇帝陛下躬神武之資嗣膺厯服廓覆燾之度撫
寧華夏問寢侍膳誠孝格天慈儉樂易聖德及物圖回

萬務博綜羣經筆不停揮備該衆體臣么微之賤際遇
濬明偶圭華之陋藏少文籍門目雖廣殊闕古文以萬
卷名其室仰蒙天造不間踈遠每按目宣取經御覽者
率再矣仰見聖學高深曼出百代復追鍾王之妙特紆
宸翰賜萬卷堂三字下賁部屋鸞龍飛動雲漢昭回寶
畫尊嚴日華明潤小臣何補得奉璿題謹拜手稽首勒
諸堅石用侈逢時際遇之榮以罄拱極朝宗之志

代李節使跋御書

一介邊遠久受聖主之知識拔於行間榮出其倫類非
有危言劇論以驚時俗非有閎智遠畧以求遇合第盡
瘁所志不憚萬死以酬洪造比緣恭承睿訓俾搃舟師
仰憑天威掃蕩兵氣肅清海道已臨全齊凡蜂屯蟻聚
莫不稽顙聽命既上甘泉之奏遽先雍齒之封又蒙聖
恩親灑宸翰賜忠勇李寶四字於旗麾之上得覩翔龍
威鳳勢若騫飛河圖洛書自然點畫九天而下一軍皆
驚莫贊日月之光徒仰天地之德臣聞心存衛上謂之

忠氣能冠軍謂之勇顧臣初無他技惟知忠以報上詎敢言勇於諸軍偶值金人叛盟肆行侵侮得提兵護塞身先士卒特荷獎擢曲取一時之薄効賞以無前之異恩如慶雲景星光被軍衆豈但小臣之私幸是殆借獎微勞以激礪師旅臣敢不乃心王室益策疲駑剋清中原奉迎法駕還都大府盡復興圖素志幸伸用對揚天子之休命謹拜手稽首勒諸堅珉示寵後昆

代林門司跋御書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挺姿神武撥亂中
興聖學英文重立四極夷夏畏戴天人攸歸在干戈搶
攘之際御翰墨畧不間斷心悟神解真草兼備龍翔鳳
翥古今莫倫研窮八法攄為睿藻先臣某蒙被官使最
為親密暇日特出宸翰以賜即珍藏什襲加惠子孫今
捐館舍已久不肖之孤臣某繼荷選擢靡間夙恩謹遵
遺訓刊於琬琰式彰聖德用永其傳

跋三王酬唱

向在政和間側聞徽宗皇帝嘗訓諭諸王曰願王常親
師友多為善事俾士論稱為賢王毋呼為寵王諸王仰
承睿訓無不砥礪學業無游樂犬馬之好今上皇帝在
潛躍時率遵祖宗之訓博約諸王尤於勸學為切四海
向慕如出一辭今得觀鄧國慶國恭國三王酬和詩章
比興風諭皆歸雅正如明玉美錦人知為珍奇而誦詠
之惟恐其後昔東平王發一善言猶見於史然未嘗發
為詞章如此之富而劉子嘉乃得為騷人墨客曳裾朱

門表而出之誠一代榮觀

跋岸老所藏陳司諫諫後疏

了翁在崇觀間以直道正辭作尊堯集奏御時蔡魯公當國惡其詆訐以旨斥責台州郡將觀望令兵卒監守諸卒無禮翁乃日持戒行眎其窘辱畧不為意後諸卒列謝曰前者犯分迫於上命為之司諫望不加罪非大力量亦死於囚中此疏在台時作語言筆力殊不少衰非清修梵行深入佛海何能歷此至其舉擊竹拈花之

緣蓋自謂也唯庵其珍藏僕仍為標出用相裝嚴

跋鄭康道棄官詩卷二

靖節清言百代所尊方歸來時棄彭澤印還居柴桑康
道師其高亦棄滁陽職卜築江上人不堪其憂方雅詠
自適唐人謂林下何曾見一人詎知數百年之下始見
此賢破天荒也

君子之行殊塗謂顯晦之跡異也康道方強仕時幽搢
不回自求其志怡心俗表冰潔玉輝激貪夫起清節復

得二公翰墨繫維之而老我不自顧尚落筆卷末耶

跋張安國題字

顯貴英游乃如湖海之士胸貯丘壑筆力扛鼎以飽學
妙蘊移其骨相展玩數過方想漫仕之風度挹筆墨之
秀發而末奉延陵之臨寫絕歎點畫之超詣昂霄聳壑
過數等矣因知風檣陣馬一日千里孰不瞠乎若後哉

跋張安國草書

安國此字尤為清勁如枯松折竹架雪凌霜超然自放

於筆墨之外雖醉中亦不忘般若豈箇中自有一種習
氣畧無間斷又此觀音心呪而曰釋迦其示不二門安
國得之深矣

跋黃魯直書父亞夫詩

黃太史以詩專門天下士大夫宗仰之及觀其父所為
詩則江西正脉有自來矣是父是子嗚呼盛哉

跋吳斯道詩後

吳丈作詩之苦備見東坡姑溪為之發明作字之工熟

得襄陽漫仕為之研究後翰章為一時標峙然前輩用以視身處未始草草豈以從官後便以是事為竟耶

跋米帖二

米老精收由滋而下筆墨之妙自成一家故得名本朝為海內所宗然有早年晚年改名未改名之別覽者當加意焉因公求跋乃書於此

米襄陽此帖猶是早年若後此所書則英風義槩筆蹟過六朝遠甚然前人用意多推獎若一頓笑一言動可

道者必譽之足以激昂士風皆歸於厚是宜蔡公珍藏
當不憚頻以示人也

跋山谷書

涪翁詞翰自是一種家風讀之使人增宗派之氣但比
早年書復多誤筆而不甚道勁然鼎中一齧亦足以快
饒嚼也

跋逸少十七帖

逸少書自六朝以降一人而已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唐太宗殊加愛重至為親作傳紹興天子尤喜之以千金易一字真蹟遂多又為書其傳千載之下何其幸也此十七帖乃江南李氏墨本字不失真形範高古思賢宜珍藏之

跋心老所藏蔡君謨書判

前輩居官不苟且不作癡兒計於書判可見矣公楷法行草為本朝第一聞薛紹彭得公所寫華清宮記謂米元章曰請公放下人我擔子一看其為名世之士愛重

如此師其珍之

跋陶隱居書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灰中草書後遂工草隸緣
求宰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而去評書謂弘景師祖鍾
王采其骨氣至真草體勢反合歐虞此帖清高閑澹雅
有秀韻是知歐虞作畧得六朝韻為深帖語似邀屈畫
工故其說頗詳云

跋唐人墨蹟二

先賢作字必首為數行楷法然後肆筆以終其書者蓋所以示其學古之蹟施於行草為有叙如二王起居帖長史家問帖真卿坐位乞米帖可見矣

學書之法先須楷法嚴正得筆之意然後措點畫於落筆之際則具體而不放意於無考正之地抑有據矣

跋苑箕叟徽猷墨竹

雲根截蒼玉嫩篠搖踈煙詩家領畫趣妙處亦復然

題出山相

厭有相者必求於心迷心境者故示以相搃門豈二過
見莫障開我迷雲登聖不妄瞻彼如來合十爪掌

松隱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松隱集卷三十三

宋 曹勛 撰

題跋

跋陸賈圖

僕幼讀西漢便喜陸賈之為人其行已之長慮事君之大節為人之成謀善後之智策每三復而歎仰之雖東漢士夫以風節相尚其行義立志比西漢終不能自全是知其況每下矣僕累將使旨偶叶上意得保首領庶

幾昔賢乃以負郭所種飲酒所用分遺三子仍畫此圖
人各一本俾通曉賈意僕亦不待引年力丐休致卜居
於天台山麓往來子舍率不踰季即移舍焉其擊鮮之
樂車馬之遺不待言而意已傳念非教子一經而有益
過之誨誠非昔戒弟僕身歷多難速於安養倒行逆施
以保其身爾若謂玷國朝以來家風千佛名經之選固
獲罪名教也噫人謂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
窮儼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吾與若輩尚監

茲哉

題三蘇圖後

予藏此像每展閱瞻敬攬餘烈而揖清風用以自慰宣
政間先子與叔黨少尹鄉契厚善觀此軸云甚肖予時
在上庠每得侍立即垂教不勸公取剝餘蓮蓬盡松一
株偃蓋勁挺有傲雪霜之氣題曰霜風遺予曰子後福
祿如之每著於心不忘其見予之意云

跋趙超然詩後

老超然舊友也平生留意三乘得向上一著復以筆墨
游戲佛事皆林下出塵之語向秦丞相擅一時之權窘
以它事寘居士於舉世不堪之地人謂必死公以此道
安之畧無罣礙後正王封蓋其所得過人多矣觀與采
公周旋於詩札間使人增道契之重

闕

題脈賦詠或與方外之友談經味道

闕

世胄儒學開國承家幼喜誦此經艱闕不輟唐張御

闕

跋崇蘭圖

三賢者簡齋叔問程志道

關

余比自渡江皆識三鉅公及知崇蘭同心

關

跋鄭樞行狀後

嘗謂士抱非常之才故能定非常之事有啟天閉地之
識始建衛社稷之功彼錄錄輩過而不顧者有矣僕比

官泉南得與樞密弟致遠聯事備聞公當陷危之際獨立柏臺力抗非類盡忠節叱不臣螫一時之仁勇伐二虎之逆謀方苗傅曳其帶時變在須臾公視之如拉朽初無避就凜然直與段顏英烈並驅誠大丈夫哉他日第復辟最當揭若日月矣

題鄺太尉枇杷洞

鄺仲詢并第六弟朝直之暇搃董德之趙安國楊子正李功遂王與善及三茅高士張達道桐柏王虛中洎劉

景文曹功顯會於枇杷洞之晚翠庵一觴一詠載笑載
言坐間萬景視側百趣客皆自得坐立裕如或彈琴圍
棋或操

闕

或與券內之

士淪茗焚香或前直江潮有層瀾鯨波之思或後臨西
湖放山水煙雲之適揖重霄而收灝氣梯石橋而探穹
崇倚長松而知茯苓破蒼石而見白玉蓋松嶺之福境
也不覺日暮夕陰西起嵐光明滅山寒侵衣賓從忘歸
繼歡以醉慨念幽絕爽塏之所亭榭臨瞰之偉千百年

之上天藏地祕寂寥無紀一旦表而出之境生象外紛
然盈前履以高韻幽曠之士遂極一時之勝又謂此樂
不可無聞因語僕書於石壁云

跋朱丞相書劉高尚事跡

大丞相朱公風神高快氣韻靜一夙稟穆清之詰叶贊
熙治之運天真太和幽結羣類故一見高尚所與次仲
書問默與意會歸心明跋密契道真信乎巖高則雲霞
之氣鮮林深則竽籟之音亮過庭之訓芝蘭接武為世

極榮行輔上聖建翠鳳之旗於故都同文軌於方域則
子房鄼侯不專美於漢而高尚次仲實松喬之約非主
客也

跋東堂先生詩卷

毛澤民以文章名世於長短句尤為超詣若詩文則傳
人間者甚少今此篇高絕情文兼厚蔡公復藏以什襲
不惟知先世過從之賢且見好賢樂善之誠宏賁今昔
曹某雖未識而喜書卷末

跋郭恕先畫

郭恕先神仙也事跡見於國史史亦載能畫入神品然
世罕有得其畫者予家藏此軸三世雖屢遭驚恐惟不
失此豈神仙護持得珍玩以永世耶

跋董亨道畫吳江圖

僕頃屢過吳江每迫吏事不得縱意所如一夕乘月抵
橋下橫簾數聲水鳥驚飛覺魚龍出沒波間冷透衣袂
逮今十五年猶思之今見亨道畫此軸為題一絕於後

云月淨吳松碧照空水天都在玉光中十年不踏長橋
路想得沉沉卧影虹紹興戊寅四月中澣功顯云

又跋別軸

亨道居山林秀絕處潛心幽勝出為無盡觀橫斜平直
七縱八橫持一圓墨舒卷楚山要領則我亦為之楚足
不作窮探也功顯云

跋功德寺賜額石刻

偶以瑣材奮身孤遠累緣薄効得際聖神荷四朝眷知

致位掌武名浮於實奉職覲顏所幸叨冒之後合奏請
墳寺額為存歿之榮尋具懇章上達宸扆果蒙天造俞
允賜寺額為顯恩褒親禪院恩賁甚渥事愧罔功得以
香火之勤仰祝天子萬壽餘澤細行用追嚴先世其為
不世之遇豈言語可喻兼臣故鄉本潁昌府自國初至
今業儒學取科第皆早世雖居汴自先臣以上累世墳
壟皆在潁昌惟母妻及亡弟塋於此山歲時永懷松楸
久闕展省今得裒祭於一堂之上魂魄有歸誠泉下之

幸謹以勅書刻諸堅珉庶永久相傳子孫不失祭享上以昭聖代之光寵次以饒幽明之冥助

跋雪竇偈後

雪竇顯禪師名冠諸方為一代宗師有所書偈流落雪上皆元符崇觀間大臣從列及當世名流勝士題識其後乾道中住何山純公偶見知舊欲以此偈糊壁純不以實告亟求佳楮易得之出以相遺予三復歎賞手之不置若元珠之再得也因為標褫箋其漫晦復授純謂

可送雪竇方丈令世世傳揚為山中家風俾真蹟不沒
墜人間顧欲糊時豈止覆醬瓿也純喜請走四明付之
計顯公亦謂余不忘付祝云

跋香巖頌後

古德垂教或示人或勸人皆方便門也香巖此頌勸導
俗情俾趣真實若於此薦得便當一躍跳過天門運斤
成風千金不換心老到此想連此軸一擲矣

題周昉大內圖

有國之化每自內以及外然下以承上從風而靡矣周
昉能仿像禁密繪以為圖則用心於美化欲作世範志
意亦廣矣是宜藏之况丹青人物之妙深造原底蓋有
唐名筆也

跋打毬圖後

此唐太宗打毬圖備盡乘騎擊逐之妙今跨照夜白赴
毬甚俊使人想像橫衝宋老生軍時可見一時破敵意
氣

跋九行洛神賦

陳思以洛妃寓言一時稱重百代又得顧虎頭寫其情
狀大令書其文采畫法心畫之妙後世以為能事盡於
此此祕藏大令真楷九行較世所傳尤為秀拔行行典
麗字字清勁懷神物摘取散落小全赤水元珠未可再
索然書府中真有光氣屬天矣

跋趙千里畫石勒長跪圖

石勒微時王夷甫便識此人異相急逐欲殺之得右侯

遂帝全趙亦其英畧絕人信任賢俊之效茲見佛圖澄
推誠接物有足多者千里乃肯寫其梗槩云

跋心老所藏

昔人謂書以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凝式
身在衰亂猶能以筆法傳後者一主於精神可不務哉
今四公皆廊廟器至盟雅道宜其心畫超軼絕塵競爽
名世況元祐間奎壁和氣鍾於朝右遐想風度覽此心
目之敬敦行師宜襲以珍所也

題陸宰七賢圖

曠達之士代有其人竹林七友最為名世雖被外難而清節楚楚無一絲頭點汙山水厯古推重宜也天台邑大夫好古博文藏此圖以相示因知君維持雅士為力云

跋衛太尉巖集圖

衛公雅志安林泉稟生似無塵土緣英標孤映出羣鶴姿儀密際三界仙居臨山麓絕煥麗楚楚松竹相後先

幽巖嵌空截綠玉嘉木蔭映搖蒼烟喜招社友共清集
中有一老談幽禪其餘六逸咸自若炷香瀹茗殊怡然
曹丘倚案獨閣筆想見寔思人所怜衆賓得接書史樂
浩氣高壓江湖天只覺談話可上漢不礙步武猶居鄧
異隱能畫巧為此一段美事端宜傳好辭更賦風月上
勝韻直徹星辰邊他時一笑忽相值固應何止三千年
跋夏御帶所書千文

太尉夏公以戚里肺腑之貴躬翰墨冷淡之學敦詩說

禮博綜羣書心慕手追備盡八法其於點畫之妙已凌
跨昔賢意好不倦日進未艾也東坡謂真生行行生草
昔人皆正行草書兼得而後橫斜平直無不相乘除更
願力於真行則他日不擇筆墨信手拈來無非麟之一
角也

跋唐文皇手勅

文皇嗜二王書不啻饑渴鳩集搜採殆盡其精微悉存
於胸中故落筆之際則英偉雄俊非復二王氣味大抵

帝王自有範圍神化之妙非世智能測

唐文皇九仙帖

唐太宗開基盛主好大喜功雖引使人亦不付有司斷
以已意其於翰札之美則龍跳虎卧矣

跋智果文福帖

此帖前為行草後自年月下小楷十二字語意所稱道
類謝安石一輩人果初師智永然特瘦健與永不侔嘗
謂永曰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於此可見但評書頗

譏果傷淺露者豈以果作字期於有似致輕重不倫遂失自得之趣宜評者為言也迹其好尚則優矣

跋王羲之雨晴帖

羲之與子姪輩書草草似不經意及尋繹之筆筆皆有位置如大辯智人雖語默無常悉證於道此帖是也千載間雖有作者往往得彼失此曷能集大成也

跋晉王洽仁愛帖

王導行草見貴當世洽在諸子中又最知名而書不減

父風下筆有新意此帖當是以其兄散騎常侍恬之亡也語故切至筆鋒鮮潤加之結密未必不冰寒於水

跋陸東之千文

陸東之當唐太宗高宗之朝故書千文闕淵民治三字少學書於其舅虞世南晚乃習二王法故體象與世南殊不類張懷瓘謂一覽未察沉研始精則王虞神氣東之筆下為可分矣

題親書金剛經後

世胄儒學開國承家幼喜誦此經艱闕不輟唐張御史
冥報錄亦謂此經為續命經謹齋素金書上資亡過父母
下續此生壽命伏願名掛佛心經與事應不問今古均
得感通仍取壽春府永慶寺石本不書分數以則為即
庶冥官所取之文讀誦者必獲勝緣同登覺道時大宋
乾道四年歲在戊子立秋日具位曹某書時年七十一

松隱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松隱集卷三十四

宋 曹勛 撰

祭文

祭告嶽考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次壬戌三月初一日攀附孤臣曹某
謹稽首泣血祭告於大宋徽宗太上皇帝臣頃屬歲在
丁未自燕山被密旨令朝謁嗣聖當時於重圍中泣血
辭去凡所行授一一上達道路隔絕無從復命玉音在

耳恍未十年遽聞駕已棄天下攀附賤臣尤極摧殞慙
大恩之不報痛崩問之鼎臨既不終羨里之奉又不得
穿壙而死皇天冤哉此怨罔極今日奉事嗣聖講好金
國水陸萬里趨造上京密邇陵寢無從拜伏引領神御
肝心糜潰敢冀上皇陰相其為俾梓宮母后及事闕宗
廟者率獲所請天下幸甚臣又有鄙意敢以奏陳昔太
子申生謂夷吾無禮猶訴之天帝終斃於韓及唐李德
裕貶死海南見夢於令狐綯求歸骨於洛綯曰衛公精

爽可畏猶得歸葬彼二臣者是何草芥上可以訴天次
可以動人悉如所禱恭惟上皇八聖繼承為一代英主
慈惠四海廿六年無故播遷海寓所痛蒼梧不返想在
天之靈豈不能以胸中鬱抑少如二子上訴穹昊使靈
駕及宗族免困異地得保血食入於太廟哉豈宜以前
日陰山之約遂甘陷辱為沙漠寒苦之魂若乘臣之來
畧施威通或令金國要人形於夢寐或乖厲時事使畏
懼知罪俾強敵草心梓宮可歸太后可還聖嗣有衣冠

之奉孝思無北望之哀凡在溥率永有依向臣受命感
切為國家舊臣故爾哀懇不間幽冥之分伏惟少畧寬
慈大宣靈響如前所奏當不甚難愚誠之迫恭惟聖鑒
謹奏

祭二兄鈴轄文

維乾道三年歲次丁亥閏七月朔十八日癸未族弟具
位謹以素羞清酌致祭於鈴轄二兄之靈惟兄世為清
門先業逢辰居亳之右閭閱日新兄忠信孝友起家委

吏筦庫帑鑰不憚瑣細官於臨安垂二十年中間契濶
顧我江壩話舊雪夜曝背晴軒劇談書史典章如存我
被再詔骨肉團聚十載闕下每同燕豫兄被選擢鈐兵
池陽我亦挂冠亟渡淞江自爾別去未閱兩歲遽以訃
報五內驚潰四海之間有此一兄柰何見捨逝水東傾
兄真去耶烏乎哀哉兄竟去耶烏乎哀哉兄幸有子行
夫子道文采門戶世業克紹烏塾佳城悽愴此心遙致
一奠淚血在襟尚饗

祭所生母懷澤夫人文

維年月日甲子男具位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
於所生母懷澤郡夫人王氏之靈嗚呼某以不天幼失
所怙致母子間莫訴哀苦比叨升朝忘姓氏故稽於封
號三紀罔措哀哀遺體旦旦有負幸神密告始遂顯序
尋蒙天澤小君是與素志獲伸悲喜遲暮尚祈九泉之
下益承我先太師之德而永庇厥緒尚饗

祭錢少師文

維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九月戊戌朔某日某甲子
具位曹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近故少師相公錢公
之靈有偉哲人國之懿親早歷華近晚契清真位處上
公德冠臣隣不有其有惟勤其勤坐進此道高出世塵
仙壇拂行丹竈生春壽果逾俗登茲八旬爰有賢嗣履
上星辰行居廊廟左右帝宸可謂有後清白益新某也
辱眷莫慰莫陳遠致一觴雪涕紛紛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祭鄭編修漁仲父

維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三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未
具位曹某謹以芻粢蔬食三奠致祭於近故編修鄭公
之靈惟公博學醇德名冠閩川早持文柄鄉社曰賢士
薦於上白衣登天一言悟主得君為專請還舊隱撮史
成編開卷百世褒貶粲然鳳騰鰲舉圭方璧圓咸謂茲
書通鑑後先成書議奏病忽弗痊如何不弔壽止中年
志豈暇展官未及遷遽爾長夜非鬼必仙朋友嗟惜孰

不涕漣嗚呼漁仲魂安所纏酹我沾耐夙好靡愆撫棺
增慨英物歸焉嗚呼哀哉孺子肖君秀發玉淵官必及
嗣雅志可宣尚饗

祭李姑夫文

公高明博達惟義是趨書史經傳惟道是居公游太學
譽振上都肅陳八事密契廟謨公之孝友義先諸孤訓
以中道允為碩儒公在幕府婉畫盡摠力贊郡治徇國
忘軀得囚出獄已赴通衢公察其冤奏免尸諸友托以

死直誠不渝妻子既來物封如初不屈世俗早乃懸車
過家上冢焚黃墓廬燕居申申親舊愉愉日以棊酒賓
客充閭樂事方終一笑而趺了無疾苦神色不渝忽云
逝矣誠佛之徒定終始以道而去就一何裕如嗚呼哀
哉婦嚴中梱實我之姑蘭玉詵詵博綜詩書遠業大門
姑訓有餘紋楸色靜綠酒涵虛寓此一觴涕泣與俱伏
惟尚饗

祭王道錄正道文

維淳熙元年三月戊子朔太尉昭信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冲隱道錄先生王君之靈嗚呼公自童稚潛心羽衣以道自任學富其辭宣和天子冠服尊之教門龍象見於設施南渡而來聖主諏咨丹經奧約有問即知厥聞洋洋于焉四馳冲隱賜號名冠一時力求訪道台山是依我喜相遇分庵處茲嘗謂昔夢桐柏主持今當領職克踐其司聞訃驚歎隣無善師果赴主者弗及耄期臨終遺頌辱公厚

知所以連日惟有涕洟具饌設奠以致我思西望稽首
文以寓悲尚饗

挽章

故知院樞密相公葉公挽章

取次如前俯論兵度昔賢擊姦清相位捧日上虞淵氣
節公卿右勲庸日月邊一生惟許國史牒諒盈編
帝命洪樞貴身兼制閫雄江淮奠諸壘廟社賴元功憤
敵游魂孽馳神積慮中慶聯蘭玉秀相業看家風

林徽猷挽章二首

昔處朝廷日堅持諫諍風宰司資大政帝座識孤忠
烏府無前匹龍驤有舊功中興追錄處耆德在淵衷

出鎮溫陵重隣邦賴設施未容推厚德遽復見豐碑
落日輝丹旆淒風入素帷便知餘慶在絕筆看遺詩

陳太夫人挽章二首

淑德兼前懿年齡甫八旬義方能教子佛理已詮身
臥病才踰月求醫不決辰人間膺上壽松路黯疑塵

有子賢仍貴成家際盛時清修勤且儉御下愛而慈忽
忽辭榮養哀哀見孝思几筵將啟紉慘淡曉雲悲

楊和王挽章五首

奉鑒翔霸府血漢聖心留稍護勾陳衛旋分慰撫憂威
名騰潮海姓字竦旄頭和國真封貴元功記冕旒

代北生英傑臨戎發策新兩淮平僭亂二紀並洪鈞定
難詩書將推忠社稷臣臨分雙下淚每憶每霑巾

早歲名號將陰功晚益昌職齊張右相威並郭汾陽水

月宸奎炳風雲寶墨香兩宮恩賻禮深見眷忠良

帝謂關張勇氣吞豺虎羣忠誠昭白日始卒相明君滅
沒台躔耀哀榮鳳口墳傳家有賢嗣淚血入江雲

乍去潭潭府方多耿耿心嘗忘言激切共歎老侵尋側
聽醫方驗何期訃報臨縗麻望神坐雲亦慘愁陰



松隱集卷三十四